

生/活/随/笔

我爱蝴蝶兰



刘运勇

凡喜欢花木，大抵好其花朵硕大，或者盘枝虬曲，或香且艳，亦即奇花异草，譬如玫瑰、牡丹、百合花，我独爱蝴蝶兰。

蝴蝶兰那花儿怪异，枝条长而坚挺，开着一大串蝴蝶般翩翩起舞的花朵，觉着属天女散花那一类。植物学定义蝴蝶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再仔细地观察，就会发现其茎短壮，被叶鞘紧紧包裹，叶片碧绿呈肉质，为椭圆或者长圆形状，先端锐尖或钝。蝴蝶兰花多为白色或红色，花瓣为菱状圆形，先端圆形，基部收狭形如短爪，具有网状脉络。在希腊文中，蝴蝶兰原意即像蝴蝶的兰花。花姿恰如蝴蝶飞舞，盛开之时，又如天花乱坠。这还只是一个幻觉哩，花非花，识见亦非花，那就如此理解了罢。

蝴蝶兰有着独特的文化象征，被比喻为美丽公主，象征女子的清新脱俗，相继有城市姑娘蝴蝶兰、金安曼蝴蝶兰和台湾蝴蝶兰出现。红蝴蝶兰的花语寓意幸福美满，白蝴蝶兰的花语寓意爱情纯洁，红白交错的蝴蝶兰没有花语，我决定了，就寓意美满而纯洁之兰。

喜欢蝴蝶兰花时候，我还穷，最奢侈的工具，还是一辆骑着全身都响，唯独铃铛不响的破自行车，无种花陶冶性情的实力。几十年后，经济条件改善，买花种种，似乎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节俭惯了，舍不得花大价钱，一切以花钱少能办事为首选。女儿懂我的心思，说句“简单，不花大钱买大花，那就选购一棵小的，自己将它养大，不也花团锦簇的了，看着心喜么！”我立即表示赞同。于是，便网购了一株便宜的蝴蝶兰。

在图片上看，这株花叶片硕大、花枝壮实，长出了七八个花骨朵儿，还用专门的精铁杆子支撑，似乎担心鲜花怒放时，压塌了花枝儿。当然花与枝的生长法则就是互相依靠而不折断的。花枝名为招展，那就是柔韧，狂风中亦不会折断的。遗憾的是花蕾很小，大的几颗仅如豌豆，小的只有绿豆一般。可是花蕾渐渐萎缩，然后悄悄掉落，淡去了家人渴盼花开的希望。女儿下了结论，说这花大概是才刚分出，养分都用于生根了，花骨朵儿缺乏营养，不能长大开花，只要冬季多施些肥，明年肯定可以开花。我们给蝴蝶兰上了肥，又追了花肥，铁了心逼它开花。可想不到，过了年，才到三四月间，这蝴蝶兰又打骨朵儿，而且很多，有大有小的，包裹得很紧，等待一个时机，它们就要开出花来。果不其然，五月的脚步才踏入，蝴蝶兰就开花了。而且，另外留下的两支花梗，一递一的盛开。即一枝先开一朵，另一枝再开一朵，无搅乱次序的现象。据说，直到最后的一朵花开出，都是次递的，开花就是开花，仿佛舒展筋骨似的，啪地一响，就开出一朵花来了。

这一朵天上的花，开出八叶一芯。上截五叶为扇形、浅紫色，斜向后立；下截三叶，一大二小，为股红色，且又横出，两小叶叶裹，一大叶直伸，宛若铲子。大小叶间，长出花芯和蕊，花芯似短粗杆，为白色，蕊又灿烂金黄，成散线状脉络，左中右三支，就粘在花杆根根与两片小叶上，中间突出一蓬，微小如黄豆般，色也金黄。这棵蝴蝶兰，养了半年，开出两次，始终只有两片绿叶，如左右手掌，捧出两串玉葡萄一般的花来，数了一数，共十三朵，因此命名为十三太保。

既然开始绽放，那些花蕾就不再枯萎了，个个精神抖擞的，等待阳光和风催发，隔三天五天，就再开一朵，感觉永远也开不完似的。

这花开得很美很规则要开半年哩。蝴蝶兰的花期漫长，性喜高温、多湿和半阴环境；不耐寒，怕干旱和强光，忌积水；宜在疏松的土壤，或排水良好的树皮块、苔藓中种植。蝴蝶兰的叶子是对叶，即面对面生长出两片，呈层层重叠式生长。每发一对叶，即发两枝，往下伸出一蓬根系，将泥土抓得牢牢的，风雨中不摇不晃，花朵也很稳固。直到那漫长的花期过后，依然艳丽如昔，可真是好花呀！

然而，花开第六朵后，天气暴热，而土壤并不干燥，第七朵花就不开了。它先还是蚕豆大小的悬挂着，然后似开非开，继而蜷缩了回去，仿佛越开越小般。弄得我们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又不能伸手将它掰开，只好耐心地等待。突然一天预报有大到暴雨。半夜三更，随霹雳一声巨响，雨如倾盆，哗啦啦下起来了。这时候没人关心花开与否，觉着屋子里凉爽，眯了眼睛，极舒适地睡着了。雨就不歇地滴滴答答下着。次日醒来，拉开了窗帘，探头往阳台一看，吓，蝴蝶兰全开了！

盛开的蝴蝶兰，枝干无叶，恍若粘着十二三只蝴蝶，就待翩翩起舞。大雨湿了栏杆，湿了阳台，所有的花都湿漉漉的。由于蝴蝶兰的花朵被雷声催开，仿佛在轰响，色泽也变得明亮而隐隐发光。虽然还是浅紫，这一闪亮间，恍惚雪白起来，十分纯洁而且高雅。那一只只玉蝴蝶般，在深紫色花枝上招展。生命因盛开而璀璨，无论植物、抑或动物，更何况蝴蝶兰乎。

或许，我这株蝴蝶兰，会再发几枝花茎，因而满钵盈盆开了哩。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风/物/记

西昌月



付新民

西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空气能见度好，是有名的月城。夜宿于西昌邛海湿地，青蛙的叫声比繁星还密。在焕然一新的农家乐，时不时能听到月惊鹭鹭，小狗也被明亮的月光惊得叫起来，此情此景，心情特别欢愉。

记忆中的西昌邛海月是美妙的。每当太阳懒懒地下山，波浪轻声地呼唤。远处，微红的奶液流淌在天际，黛青色的群山缓缓起伏。眼前的垂柳像涅槃的火凤凰，风打着口哨，吹得人眉飞色舞，邛海开始娇真起来。带上好心情，走在铺满月光的小路上，凉风习习，鱼儿摇摆，水鸟呱呱，树影摇曳生姿。此时如水的月光洒在凤眼莲上，邛海的浪花仿佛雪白的天鹅轻盈地游动。夜色有多轻柔，幸福的路就有多缠绵。

信步湿地公园，天上冰镜高悬，地下银辉万顷。依着萧萧的柳树，看着变幻的月影，光与影的旋律，如西部歌王王洛宾歌曲中那细细的皮鞭，轻轻地打在我的身上。在我看来，西昌的月亮满足了古今之人对月的各种想象。她空灵、梦幻、豁达。什么奔月路、月海路、玉蟾路，什么广寒桥、绕月桥、月影桥，什么月城广场、星月湖公园、月亮湖公园、月亮湾……美美地串联起了月亮的记忆。探月工程在地月之间搭起的浪漫“鹊桥”，进一步巩固了西昌作为“月城”的地位。准确地说，丰富的月文化在新时代愈加蔚为壮观。

西昌的太阳很烈，晒太阳在这里不叫晒太阳，叫“烤太阳”。奇怪的是草树在阳光下不仅没烤化，反而更加娇艳欲滴，三角梅的叶花汪洋恣肆，睡莲上的水珠盈盈滚动。故而每每乌金挽叶，垂柳扶风，鱼鸟曼语，暮色苍茫，面对浩渺的邛海，极目远眺，对面的山粉中带紫，眼前的黄昏也楚楚动人。此时村头的姑娘们荷水而归，一路银铃之声飞溅，别有一番滋味。碰上丝竹初奏，盈月栖亭，玉盘卧波，群山相贺，倦鸟啼归，大有渔舟唱晚，相约白头的冲动。

因为年轻，因为有梦，我常常浅浅地用脚尖踮沙滩。那时的空气简直快乐得要失眠，天边的微云构思着五彩的梦，串串笑声撩得心潮起伏，我的脚丫子已经舔到了邛海的湿润了。

走在西昌，走在邛海，对曹操的“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”有了最佳的诠释。照亮古今的西昌月河，诉说着时间的流转，也诉说着生命的无尽循环与希望，让人仿佛能够听到岁月的呼吸和心灵的低语。

(作者单位：西南大学)

往/事/回/首

暑假，第一次搭车远行



罗光毅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父亲去了毗邻贵州的南桐矿区九锅箐工作，此地距家有二三百公里左右。那时我刚读初中，暑假里决定去父亲那里玩。为省下车费，决定搭车前往。

储奇门长江边有一车渡，我就寻那些没装货的大货车凑了上去，对着司机嘴巴抹了蜜似地喊着：“叔叔，搭个车行不？”

我就这样问着，总能得到货车师傅的回答。

“小崽儿，你要去哪儿？”

“南桐矿区的九锅箐。”

“我的车走贵州方向，带不了你。你问问后面那一辆车，好像是去南桐矿区的。”

连声谢谢，转身朝后面那一辆大货车奔去。我先是向司机叔叔问好，然后说：“叔叔，我想搭你的车去南桐矿区。”

开车的大叔是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汉子，面相和善，他问：“你去那儿干嘛？”

我赶紧回答：“我父亲在九锅箐，我去那儿过暑假。”

开车的大叔对坐在副驾驶座位的朋友说：“要是我儿子在假期里能来陪陪我就好了。”说罢，就对我说：“上车吧，我可以把你带到南桐矿区，在去往九锅箐的岔路口处让你下来，那里就有开往九锅箐的客车。”我不停地说着谢谢，麻利地爬上货车车厢。

车过渡口后，大货车就在川黔公路上奔驰起来。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而且还是搭乘陌生司机的大货车，说实在的，心里还是有点害怕的。车过的每一个乡镇，我都看得十分仔细，一点不敢大意，确认是必经之地后，紧张的心情才会得到一丁点儿的缓释。

蓝天，白云，远山，近树，流淌的溪流，鸣叫的蝉声，伴随我颠簸在山区的公路上。中午时分，车在綦江的一家小饭馆旁边停了下来，开车的大叔和他的朋友下车了，大叔对我说：“我们就在这里吃饭，你也下来找地方吃饭吧，但不要走远了，我们吃完饭就要起路的哟。”

看着大叔他们吃得差不多了，我就赶紧爬上车去候着。不一会儿，大叔他们就从小饭馆出来了，大叔说：“水壶里的水不多了吧，快去饭馆里灌满，还有一半的路程哩。”

大货车在山里公路上盘旋地走着，下午四点多钟，在一个名叫桃子幽的地方停了下来。开车的大叔从驾驶室偏出头来喊我：“小崽儿，下车了！那儿有客车站，可以去到九锅箐的。”

大叔在我一连串的谢谢声里，开着大货车走了。到达父亲那里，已是掌灯时分。我给父亲说起搭车的经历，父亲感慨地说：“儿子，你真是碰上了一个好心的开车大叔！”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清晨与一棵蓝花楹相遇

六月的铁山坪适合做梦
清晨六点，森林仍在酣睡
梦吃化成一缕缕轻雾
自密林间隙袅袅升起来
抬高了来自铜锣峡
对岸山头上的晨曦
林荫小道上还弥漫着
昨夜走过的足迹
你吐纳的气息，被道旁
一棵蓝花楹悄悄记录在案
它甚至掌握了你们窃窃私语
定下要相护一生的证据
你不知是该惊喜还是冷静



杨智华

与一棵树静静对视片刻
你不禁暗暗地想
这个夏天，秋天，直到冬天
所有的梦是否都是
蓝紫色的

(作者单位：江北区人武部)